

编者按

近期,由湖南日报社、湖南省文物局联合摄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北京发现纪实传媒有限公司承制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湖湘一万年》(第一季)在CCTV-4、新湖南客户端、金鹰纪实频道接续播出。

这是首次以纪录片的形式,从考古的角度重建湖南的远古时代。从玉蟾岩的一粒稻种,到“中国最早的城”城头山,再到鸡叫城遗址,纪录片以“湖湘一万年”为特定的时空经纬,融合贯通湖湘考古成果、文物资源、历史文献等丰富、权威的湖湘历史文化研究成果与实物留存,充分运用现代影像技术,梳理湖湘一万年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发展脉络,提炼、聚焦湖南的文化闪光点,谱写一部波澜壮阔的湖湘万年时光史诗。本期,湘江副刊专访该片主创,讲述“何以《湖湘一万年》”。



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资料图片

十年一剑说“万年”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一万年,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约一万年前,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革命,从狩猎采集社会逐渐转变为农业社会。

约一万年前,人类已经开始使用更复杂的工具和技术。磨制石器、制作陶器,旧石器时代文化逐步演变发展为新石器时代文化,人类也开始发展出更复杂的艺术和宗教形式。

这个时间节点,对于湖南也意义非凡。经过考古发掘,湖南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有人工干预痕迹的、距今14000年左右的水稻,出土了距今18000年左右陶片。在距今八九千年前,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已经出现有明显迹象的稻作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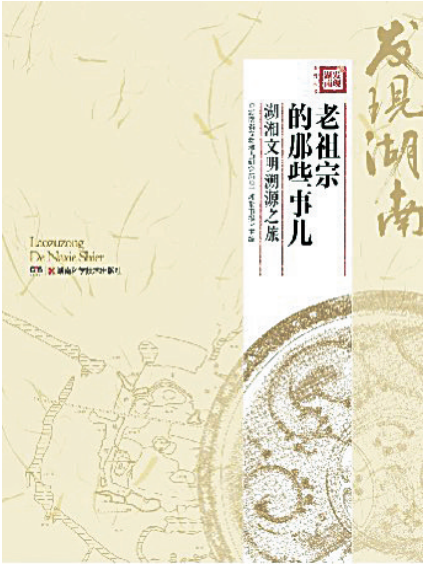
远古时期的湖南是多么辉煌灿烂!然而,公众大多对此并不了解,反而对远古湖南有着根深蒂固的“蛮荒之地”的印象。《湖湘一万年》策划、湖南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张云梦认为,这样的刻板印象亟须打破,制作《湖湘一万年》这样的纪录片正是一种努力的尝试。

对话

湘江副刊:是在什么契机下要制作《湖湘一万年》的?

张云梦:从2004年至2009年,湖南日报社旗下的三湘都市报,先后与湖南省文化厅、湖南省文物局共同推出了四组大型系列专题文化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文化界和新闻界的大咖们建议,将这四大系列文化报道的成果集结,于是,三湘都市报编辑部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主编了《发现湖南》丛书,分为《寻找家园深处的珍藏——湖湘物质文化遗产之旅》《寻找民间灵性之光——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旅》《根与源——历史文化名人湖湘之旅》《老祖宗的那些事——湖湘文明溯源之旅》。最后这本,就是通过生动有趣的考古故事、丰富珍贵的考古实物,追溯湖湘远古文明的幽深场景,帮助人们重新认识湖南古代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和地位。

自先秦以来,地处华夏腹地的湖南一直被视为文化的“蛮荒之地”,贬谪官员的“流放之地”。这



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忽视了湖南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明成就。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考古的成果,我们可以说,上古的湖南绝非不毛之地。在出版这套丛书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意识到,除了付诸文字之外,还要把湖南的文物考古成果有声化、有形化,以此更好地传播好、诠释好湖湘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深厚底蕴,特别是让年轻受众喜闻乐见。基于同样的共识,报社和湖南省文物局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达成了拍摄《湖湘一万年》的初衷。

其实,我们在2014年就形成了基本文案,并和湖南文化界、考古专家进行了多轮探讨沟通,经过8年打磨最终形成了10集完整的纪录片结构,直到2023年才正式立项。

湘江副刊:为什么选择纪录片的形式?

张云梦:早在2014年,我们就感知产品内容的视频化是一种传播趋势,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分众传播,都将离不开视频这个载体。考古纪录片能通过高质量的影像和视觉效果,将考古现场、文物细节以及历史场景生动地、全景式地呈现在受众面前。相比于文字描述,视觉化的呈现方式更能帮

助受众理解考古发现的重要性,提升受众对考古文化的认知。最重要的是,随着手机移动端的兴起,内容视频化更能扩大传播面,分散地、持续地直达海量受众,从而提升文化产品的影响力和口碑值,增强观众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对于一些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纪录片有着独特的优势,这是文字所难以达到的,比如对史前农业和城市发展的展示,可以让观众更直观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纪录片也可以更好地展示现代科技在考古和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大家可以在《湖湘一万年》这部纪录片的前5集中看到这种效果和优势。

湘江副刊:筹拍之初参考了一些纪录片吗?

张云梦:《楚国八百年》《良渚》都拍得很好,这些都是我们参考的对象,也是追赶目标。它们的影像表达手法、讲故事的方法,以及观众的讨论,我们都做了研究和参照。从目前《湖湘一万年》前5集的传播效果来看,可以说做到了等量齐观,各有特色。

湘江副刊:《湖湘一万年》的前五集《稻作之源》《风起沅湘》《众城之祖》《南疆古国》和《青铜迷踪》,有着什么样的逻辑轴线?

张云梦:以时间轴为主线来讲述各个主题,但实际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远古湖湘不是“蛮荒之地”,它作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有着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湘江副刊:从传播的角度来看,了解湖南的史前社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张云梦:以前湖南的远古时代被大大低估了。了解湖南的这段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湖南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更好地理解湖南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比如高庙文化是中国史前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被誉为史前“第一次艺术浪潮”,比如道县的玉蟾岩、澧县城头山,都有非常重要的发现。通过纪录片的传播,我们想要吸引更多年轻群体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转化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动力,也可以更好地激发年轻群体的家国情怀。作为媒体人,我们有义务把湖湘文化传播好诠释好,并重新定义它的历史地位。



大禾人面纹方鼎。资料图片

山本地没有那种器型的传统,也不确定是干什么用的。但我们做拍摄道具的时候,联系了湘阴岳州窑文化传习的一个手艺人,请他复刻。图片发给他,他就说,这不就是我们用来祭祀的一种陶器吗?他的日常生活里就能接触到这个东西,那个文物真的传下来了。

湘江副刊:纪录片把许多文物拍得特别美,像高庙的白陶、孙家岗遗址的獠牙神面玉牌饰。这种文物之美要如何呈现?

卜亚琳:文物难拍,因都是静物。高庙的白陶纹饰很神秘、瑰丽,怎样把它的调性拍出来?我们在表达上也不能特别平白,得给文物增加光影叙事,突出神秘感。于是专门设计了展现方式:用了蓝的黄的灯去烘托它。这是比较夸张的手法。

炭化稻粒特别难拍,它非常小。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放一些烟雾,但就是觉得没有把这一粒稻的神圣感表达出来。后来我们把稻粒放在一堆沙子里,模拟出土时的样子,现场又做了一个雷鸣闪电的光效,就有了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因为当时在玉蟾岩遗址发掘这个稻谷的时候就是横空出世,海内外都震惊了。我们回看那个画面就觉得真的成了,这个味对了!

澧县孙家岗遗址出土的獠牙神面玉牌饰,雕刻精美、神人形象独特。如何展现它?我们拿玻璃缸装水,让波光反射到玉牌饰上面。玉有水的属性,温润、圣洁、有包容性。玉牌饰特别小,波光要反射到那个玉牌上还挺难,但最后效果很不错。

为了拍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湖湘一万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又一次回到了澧阳平原上的城头山遗址。自1991年起,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多次考古发掘,唤醒了这座“中国第一城”,城垣、墓葬、祭坛、稻田等接连被发现。

“从村落到环壕聚落,城壕聚落,再到城壕聚落集群,城头山的发展演变轨迹清晰。这是稻作农业文明结出的灿烂果实。”郭伟民站在自己2001年亲自带队“解剖”的东北城墙下,遥想当年一层层揭开土壤的堆积,如同在翻一本关于城市发展的史书。“史书”翻到最后一页,他们终于看到了,距今6000多年以前,最先出现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在干什么。

先民在大地上写下的“创业史”,让他深深感动。作为一个切入点,这座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城,曾引发考古工作者们不断思考一个更宏大的问题:湖南对于最早的中国形成有何重要意义?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湖南又有怎样的贡献?郭伟民说,这也是《湖湘一万年》着重阐述的问题。

对话

湘江副刊:请您对《湖湘一万年》(第一季)做一个整体的评价。

郭伟民:这个纪录片是求真务实的。它阐释考古材料时,遵从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也没有排斥不同的观点。它是对学术研究当前所取得的已有成果的一个完整、综合的表达,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全面、深入的历史视角。真相从哪里去寻找?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需要通过什么来重建?在纪录片里都有很好的回答。

湘江副刊:纪录片涉及了大量的考古成果,有没有您觉得难以下定论的地方?

郭伟民:很多的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比如道县玉蟾岩遗址出现的一万年前的水稻,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人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地观察水稻的特征,然后慢慢由野外的采集进入人工定期的管理,再到后来的栽培?

比如高庙陶器上复杂的纹饰,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出现的?我们只能提出一些定性的分析,认为这可能与当时的祭祀行为有关系。考古是有局限性的,想通过物去重建过去完整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湘江副刊:湖湘一万年和“最早的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澧阳平原在中华文明创生时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郭伟民:“中国”这一概念在西周时期才正式提出。然而,在西周之前,中国辽阔的大陆上已经存在着多元的民族和文化。这些民族和文化在长期的交流、冲突和融合中,不断地分化与聚合,形成了复杂而多样的文明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进一步加强,逐渐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趋势。

在这个历史趋势中,湖南贡献了重要力量,湖南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早在距今约1万年前,湖南的先民就开始种植水稻;距今约7000年前,湖南的稻作农业已经相当成熟。稻作农业后来成为中国农业的重要经济基础,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高庙文化(距今约7800—6600年)的一些因素,如仪式信仰、艺术图案等,后来被夏商周文化吸收和继承。

澧阳平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有明确的城墙、护城河和城内布局,显示出高度的社会组织 and 文明发展水平,标志着湖南地区在距今约6000年前已经进入到了城的阶段,也为后来的夏商周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城市发展模式。

湘江副刊:那么,湖南是何时进入文明的?

郭伟民:文化和文明是没有办法割断的。文明是在文化基础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高度凝练。没有文化的积淀,文明就无从谈起。城头山、鸡叫城这些遗址代表了前文明时代的国家实验,展示了早期人类社会在组织和管理方面的探索。这些实验在湖南地区取得了初步成功,它其实就是一种文明的形态。

这种实验后来被其他地方所借鉴,江汉及周边地区受到了湖南模式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自的文明形态,后来又传到了中原。

湘江副刊:纪录片里展现了湖南一些比较偏远地区的重大史前考古发现,很出乎大家的意料。

郭伟民:历史地理研究大家谭其骧先生写过湖南人、湖南地域的特点。他说,湖南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三面环山,水流通过河谷地带,汇入洞庭湖。湘北地区承载、吸收各种文化又进行创新,再通过河流反哺到湖南各流域的中上游地区。雪峰山以西的山地民族与平原民族、河谷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碰撞,是湖南地域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

湖南地域文化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内部循环和交流,所以湘、资、沅、澧哪一条水也不能少,一寸土地都不能忽视掉。一些地方看起来偏僻、闭塞,实际上在内部有多渠道的交流方式。

湘江副刊: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说中华文明的特点是多元一体、持续发展,将中华文明比作“一朵彼此有着内在连接的花朵”,那么湖南一万年前的历史与哪些地区有着深刻的连接呢?

郭伟民:湖南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又是中国版图上重要的交通枢纽。湖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南岭南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谈到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时说,南方地区有两大板块,一是以鄱阳湖和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另一块则是以洞庭湖为中心的西南,其实是面向海洋与面向大陆的两大板块,洞庭湖地区是两大板块的结合部。

在中华民族的“重瓣花朵”文化结构中,湖南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湖南不仅沟通了南岭,还连接了长江中游和上游、下游地区。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等进入江汉、峡江地区、贵州和岭南,对当地文化产生了影响。湖南的玉人头像

和高庙文化的凤鸟等文化元素,与三星堆文化有着内在关联。这表明湖南文化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与四川盆地等西南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楚国的庄蹻入滇所走的路线也是通过沅水。

湘江副刊:跟中原文化的交流呢?

郭伟民:彭头山文化时期的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的陶器与中原的贾湖文化、裴李岗文化的陶器有相似之处。这表明早在8000年前,湖南与中原地区就已经存在人群之间的交流。距今6000年前后,仰韶文化的彩陶进入湖南,这是当时中原文化进入到南方最远的一个地方。距今4000年前后,禹征三苗,标志着湖南与中原地区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逐渐融为一体。

湘江副刊:在纪录片里您又回到了考古现场。哪个遗址或者哪项研究您觉得是最有感情的?

郭伟民:古人对田野的情感是融入整个人生之中了,感动的场景无处不在。2001年,我们发掘城头山,看到了最先出现在这片大地上的人在干什么。我们发现了城头山建成之前的村落时期的环壕以及环壕内侧的土埂,揭示了城墙和护城河的最原始形态。不由惊叹,从环壕到城墙,从村落到城市,这种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突出的连续性。而正是长江中游史前社会的这种稳定性与连续性,形塑了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特质。

我们发现,几千年前的祖先想的和我们现在想的其实是一回事,就是怎样在这块土地上有好的收成,就是如何建立、保卫自己的家园。

湘江副刊:听您这样一说,我们好像也见到了那一群人。

郭伟民:对,想想自己的祖先,想想自己的祖父辈是怎样干的,其实就是一回事。



城头山出土的彩陶杯。通讯员 摄

拍文物很难,但这个味对了!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作为湖南益阳人,纪录片导演卜亚琳刚接到《湖湘一万年》的选题时有点懵:湖南真的有一万年的历史吗?“90后”的她,担任过纪录片《中国手作》《华夏之源》导演,2016年、2017年央视科教频道《我们的节日·端午》大型特别节目执行总导演。“拍广东、福建的宗祠文化、山西的历史建筑……全国都跑遍了。但湖南,印象里是从近代才开始文化发达的地方……”要拍,也是猎奇向比较多,“古代湖南不是蛮荒之地吗?”

进入项目,她的许多“刻板印象”被打破了。通过考古遗址、文物和资料,光辉灿烂的远古湖南展现在眼前。

卜亚琳的老家离史前文化遗迹丰富的澧阳平原不远。在拍第一集“稻作之源”时,得拍澧阳平原的八十垱遗址、鸡叫城遗址中出土的炭化谷糠。她请妈妈在老家找米厂做点道具,把谷糠烧一烧,就是炭化稻。卜亚琳忽然想到,遗址里大量出土的稻谷和谷糠,肯定不是一家一户稍微存一点,而是成批量处理的。到今天,我们的工厂里还在做着一样的事情。一种寻根的感觉油然而生,“很奇妙”,她说,“近万年前的东西的道具,我竟然还能在我的日常生活里找到。”

古今呼应、一脉相承、匠心独具,这是《湖湘一万年》导演组要讲述的湖南故事。

对话

湘江副刊:项目拍摄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卜亚琳:2023年10月开机,到2024年7月结束。实际开机拍摄了98天。我们去了很多地方,除了省内的长沙、岳阳、益阳、常德、永州、怀化、湘西等地,还有湖北、浙江、山东和广东。我们要辗转、准备,还需要理清脉络。一般25分钟一集的子片子的标准拍摄量是15天,我们的片子已经远远超时了。

湘江副刊:为什么会超时那么多?

卜亚琳:《湖湘一万年》是具有大视野的纪录片,涉及点位非常多。我们去江永,就因为江永有个野生稻保护区。第二集讲高庙遗址,我们拍它